

抗日兄弟名將作戰如虎出柙

劉汝明、劉汝珍各擁靈異奇夢

● 吳崇蘭

(彩色圖照刊第九頁)

將門虎子劉府嬌客

華府閩人黃傑平，是華府「今日世界」廣播電台的創辦人。他生於中華民國現代史上一個不尋常的日子——

一九三六年的雙十二。這一天，正是全國喧嘩沸騰的西安事變的一天。他父親黃永安將軍，也正是扭轉變劇乾坤，扶傾廈，挽狂瀾的重要有功人物之一。

黃永安與陳誠同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砲兵科同期畢業生。與陳誠交誼深厚。其實，他正是國軍第一戰區砲兵指揮官，及洛陽中央陸軍

軍官學校分校少將教官。雙十二那天，他忽然接到東北老鄉張學良副總司令自西安發出的絕密電報！命令他即刻派軍佔領洛陽機場，並要他立即派軍佔領銀行和軍事機關。

洛陽機場是南京至西安的轉運、補給和維修站。正是軍事要津。佔領機場，等於切斷了南京和西安聯繫命脈，也即切斷了國府與西安的唯一通道。至於銀行與軍事機關，更為財政

與軍事重點。任何軍人對此採取非法行動，即為叛亂行為。張學良的這通密電指示，使黃永安深感奇怪，也深感不安。時祝紹周任洛陽中央軍校分

校主任，兼負當地警備責任，黃永安遂請示祝紹周如何處理？祝聽到這個消息，迅即採取緊急軍事行動，逮捕了一些非法蠢動分子，使得處在箭拔弩張的洛陽緊急局勢轉為平安，機場亦暢通無阻。此事若非黃永安的機警

、慎重、不講私情、不從亂命，其後果將不堪設想，而中國的現代史，亦將改觀。後來黃永安因公擢升為中將砲兵司令，並輾轉至台灣，不久即退休。

誕生在雙十二西安事變不尋常日子的黃傑平，對西安事變中有功的英雄黃永安來說，有如他的一枚珍貴的

紀念章，一個輝煌的旗幟。所以他從小便是他父親特別寵愛的孩子。

而黃傑平，也像他父親黃永安一樣，是一個堅毅、果敢、理智、自信、忠誠、執著的人。所以他做學問也好，創業也好，一經設定目標，無不堅持到底。

黃傑平自台灣東吳大學畢業後，先在空軍廣播電台主持熱門音樂節目，廣受聽眾歡迎，後來又轉入台北中國廣播公司工作。一九六四年夏天，他渡海來美，即進入美國之音服務。

他是在台灣三百專業人士應考中以第一名被錄取的，從此他在美國之音工作二十多年，直至退休。

他退休後，又自己創辦了「今日世界」中文廣播電台，外子周谷，曾應邀在該電台主持播講「周谷談天下事」有數年之久。而周谷創建「華府陶陶時事座談」，黃傑平亦為創始人之一，且是熱忱的支持者。因之我家與黃傑平家，時相過從，常有往來。

黃傑平的夫人劉棣芳，祖籍河北，亦為名門閨秀。其人熱情爽直，聰慧能幹，在華府獨立經營一個規模不小的電影院。夫婦倆人，都有經營頭腦和辦事才能。夫唱婦隨，同心協力分工合作，事業蒸蒸日上。

我們認識劉汝珍將軍，是在劉汝珍九十六歲的生日宴會上，原來劉棣芳即是劉汝珍的第五位女公子，而黃傑平即為其愛婿也！

田長霖亦東床佳婿

劉汝珍生於一九〇四年，於一九二八年在河南開封，與名門淑女王新洲結婚。王新洲祖籍江蘇無錫，其父為滿清進士，歷任縣知事、知州、知府、並曾為帝師。後因在河南任職，遂舉家卜居開封，落籍河南。

王新洲在金陵女子大學讀書時，認識其同學未婚夫的朋友劉汝珍。劉汝珍當時在軍中服役，他身高六尺六寸，相貌堂堂，號為美男子。初與王會

晤時，自覺是一介武夫，與文人才女的王新洲之間，沒有交會語言。但兩人一見鍾情，終於結為夫婦。

劉、王的婚姻，在那個時代，可說是相當轟動的。他們結婚之後，兩人舉案齊眉，相敬如賓，十分恩愛。

他們育有八女二子，兩個男孩是最小的。長子劉維原，十八歲時因藥物中毒而夭亡，葬於台灣。餘皆先後赴美

加留學。成家立業，定居於美加兩國。美國前加州柏克萊大學校長，被譽為華裔之光的已故田長霖，及華府名人「今日世界」華語廣播電台總裁黃傑平，均為其東床佳婿。而田長霖即為劉棣芳之三姐夫也。

那天劉汝珍的兒女、媳婦、女婿及孫輩，均自各處趕來，群集於華府一餐館，為其慶祝九十六歲生日，加上親友，可說高朋滿座。劉汝珍瘦高挺拔，兩目炯炯如炬，微笑端坐正中，雖不多言，卻透露著一種剛猛之氣，有不怒而威的氣概，一點都不像九

六高齡的老人。周谷是研究近代史的，對於一些近代有名人物，雖瞭若指掌，但一有機會，仍想親聆教益，以廣博見，引證傳聞。只是這天只能與老人握手淺談，直到再次去黃傑平家作客，第二次見到劉汝珍，才能從容長談。

父喪他鄉長兄投軍

劉汝珍溫文儒雅，平易近人。有問必答和周谷談了一、兩個小時。他的一生經歷，曲折離奇，有如聊齋、傳奇的故事，引人入勝。

劉汝珍出身寒微，家中只有祖傳土屋數間，薄田數畝，向以耕讀傳家。其父劉錫恩，善醫術，為鄉中著名郎中，平日為鄉人把脈治病，略有收入，勉強維持一家七口的生活。後聽友人勸說，攜草藥及行囊，獨自遠行闖關東，以求發展。不料卻於一九〇八年因病客死於哈爾濱。同鄉唐君，為其料理後事，將棺木暫厝於哈爾濱

近郊一寺廟中。家裡遺下老父、寡妻及孤兒、女六口。

其時，劉汝珍的長姐劉秀英十六歲，長兄劉汝明十三歲，二姐劉秀貞十歲，最小的劉汝珍才只有四歲。而老祖父則已過古稀。一家依靠生活的棟樑忽然摧折，全家頓陷絕境，劉母及大姐只得日夜以紡紗織布，謀取蠅頭小利，加上田裡收穫，供一家勉強生活。

劉汝明曾受傳統私塾教育，當其十七歲時，為減輕家中食口負擔，遂至鄰縣投身軍旅。他被分發在二營前哨，哨長為劉子實，營長則為馮玉祥。

由於當時軍人素質甚差，士兵多半都是不識字的文盲。劉汝明因係知識分子，遂被哨長提拔為文案，專門編寫士兵的花名冊，及草擬公文之事。這種工作，較之當兵的朝晚訓練，既輕鬆，又少危險，人們求之不得。但劉汝明卻不然，他志向高遠，既是投軍，就不願作為一個終生默默

埋首案頭，消磨時光的青年。他堅請補為列兵，願意艱苦受訓，冒險犯難，隨軍出征，做一個或是轟轟烈烈戰死疆場，或是做出一番事業來的，真正的兵。

事為馮玉祥得知，認為他想法超人，與眾不同，壯志可嘉，遂提拔他為步兵班長。但劉汝明並非行伍出身，對士兵的操練，全然外行，一竅不通。他即於晚間不恥下問，以老兵為師，向其討教，做惡性補習。到了白天，現學現賣，依法訓練新兵。他人聰明，又勤學，對待士兵如兄如弟，與之同甘共苦，深得士兵的愛戴，所帶弟兄，縱然歷盡艱苦，始終願意相隨。

劉汝明驍勇善戰，機警大膽，北伐與抗日戰爭時，他多受命於危亡之時，或留守，或掩護，他雖配備不足，對付精良配備的敵人，仍能以少擊多。以寡擊眾。戰況雖激烈，士氣卻高昂。守長城要隘，當南口之險，解

西安之危，均能達成任務，成為抗日名將。曾獲贈青天白日勳章。其長子劉鐵樹，由美學習飛行歸來，參加中國空軍，在昆明陣亡，令人扼腕。

抗戰勝利，劉汝明曾在許昌代表國軍接受日軍投降。一九七五年，這位南征北討，屢建戰功的將軍，病逝於台灣，享年八十有一歲。

父託夢劉汝明萬里迎靈

一九一八年，馮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，駐軍湖南常德。此時劉汝明已經二十四歲，且已自小兵升任為第三團營長。其父病逝於哈爾濱已有十年，他那客死異鄉的父親，仍未能歸葬。

忽一日，劉汝明夜宿營地，竟夢見父親來對他說：「我淹留哈爾濱廟中，忽忽已十年，廟中方丈即將圓寂，我再無寄身之地。」劉汝明得此異夢，霍然驚醒，大為驚奇。遂求見馮玉祥，請求准假一月，以便前往迎父

靈返鄉安葬。馮玉祥因當時軍情緊急，不准其假。劉汝明為了盡孝，決定抗命不辭而別。他假說馮玉祥已准假，囑副營長史振山代行職務，並請其代呈馮玉祥一信。一切交代清楚，即自行啟程。

馮玉祥知道後，立即要史振山將其追回。史振山追到劉汝明後，即迫其歸隊。途中見到同僚孫良誠、石友三等，他們都知道馮治軍甚嚴，劉汝明不告私行，必受重責，遂一同面見馮為其說情。馮玉祥云要親自打他四十大棍，韓復榘即機警地搶著拿棍代馮執行，一面還勸說旅長別生氣。實際上他卻是效法京戲打法，裝模作樣而已。又經同僚們全體為他求免，馮玉祥嘆了口氣，著令帶他到手槍隊關禁閉。手槍隊原為劉汝明舊屬，對這位老長官優待有加，所以他也沒有受苦。

其實，馮玉祥是十分看重忠孝節義，重人情的人，對下屬一向也十分關愛，更何況這位南征北討，英勇無

比屢建奇功的愛將！這些真戲假做的處罰過程，他也心知肚明，只是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，網開一面罷了！

等懲罰過後，他對劉汝明說：「你要去迎父靈，我不准假，你可以再請求，怎可以不告而別？擅離職守，當即特別准假，且以路途遙遠，恐其旅費不足，贈送五百銀元以為花用。當時的五百銀元，可供普通人家一年花用，是一筆大錢呢！馮又另外交給他們兩百銀元，說石友三的家在吉林，要他順道去吉林送給他的老父家用，又殷殷囑他速去速回，不要耽擱。他這樣恩威並濟，怎不叫人死心塌地為其效命呢！」

吃得苦中苦卒成人上人

劉汝明到哈爾濱後，即由其同鄉唐君領至廟中迎取父靈，廟中的新主持正因老和尚圓寂，對這放置多年的，無人問津的劉父靈柩欲有所處理，而劉汝明及時趕到。想到夢中情形，

不覺放聲大哭，當即向廟中和尚磕頭致謝，並捐贈一筆香油錢。

扶靈歸鄉，擇地下葬，又乘機與家人團聚數日，此時他是衣錦榮歸，鄉里尊崇，其姐已婚，妹尚待字閨中，幼弟劉汝珍，則尚在學校讀書。

劉汝明不久即調任新兵營營長。因其英勇善戰，練兵認真，御下有方，一路從小兵升至軍長、總司令、等職，文官亦擔任過察哈爾省主席，直至一九五一年退休。一九七五年病逝，真可謂吃得苦中苦，始為人上人，少年得志，一路順風。

步兄後塵劉汝珍血戰日寇

劉汝明的弟弟劉汝珍，七歲時在私塾讀「三字經」、「孝經」、「四書」等，後因其兄為馮玉祥部軍人，即在馮辦的軍人子弟學校就讀。受兄長的影響，於一九一九年，剛十五歲，即棄文就武，至馮部投軍。初為馮部的伙頭軍。因其工作認真努力，旋

即被選拔至馮玉祥旅的兵營受訓。至一九二四年，因學科成績優異，又被選派至蘇俄軍校受訓卒業，與前參謀總長王叔銘等人同返國門。旋任第二集團軍將校隊長。歷次參加北伐、抗日戰爭。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，接著就有廣安門事件。時廣安門守將正是劉汝珍，他與乃兄一樣，身先士卒，首由城上向城下的日軍攻擊，使得日軍敗走。廣安門外，遺留汽車、坦克車、吉普車等多樣新式武器配備，可惜當時的中國士兵，都沒有受過現代化武器的教育和使用訓練，對這些新配備，束手無策，不知如何處理，城樓上吹響了收兵號，只得很遺憾的丟下坦克、汽車回城。

廣安門之役，日軍陣亡三十餘人，受傷八十餘人。奪獲和擊毀的載重汽車四輛，坐車五輛，坦克兩輛，這些後來還是由日軍開走了。其他子彈十餘箱，手榴彈十餘箱，望遠鏡等軍用品若干。中國軍陣亡七人，傷重殞

命五人，負傷十多人，內有官長一人。相形之下，可謂大勝。後來因為情勢惡劣，決定分多路突圍出走。中間數度遇到狙擊，旅長石振綱變服離隊脫走，馬上由劉汝珍繼任代旅長，指揮軍隊。當時駐守在北苑的阮玄武旅，有六千餘人，他們正困守在日軍重重包圍之下，倘阮部能起事衝出，與劉汝珍部裡外夾攻，突圍、脫身，可兩得其利。可惜阮部毫無動靜。劉汝珍只好咬緊牙關，命令衝殺。日軍的火力兇猛，他們只得死裡求生。一批倒下又一批衝上；日軍終於氣餒而退走。可劉汝珍的部隊還是不能休息，必須繼續前行。

此時天已大亮，前面日軍，步兵以逸代勞，又加上坦克與飛機，聲勢浩大。突圍軍的形勢險惡，飛機轟炸掃射，但見血肉橫飛。劉汝珍決定衝出去與日軍混戰，飛機投鼠忌器，可以避過轟炸與掃射。於是尚餘的兩千多官兵，不顧危險，一躍而起，不顧

生死向敵軍衝去。這一混戰，日軍的坦克和飛機都使不上力。終於，他們又打了一個慘痛的勝仗，日軍的坦克、卡車、汽車被炸毀的各一輛，還有三輛卡車，五輛坐車，只好停在附近，又再加以炸燬，輕機關槍及步槍、

手榴彈及騾馬等，則都順手帶上。迅速內撤。日夜兼程，到了目的地南口，他們卻幾乎成了俘虜。原來中央軍十三軍湯恩伯已開到南口，經過交涉，湯與在張家口的劉汝明聯繫才知道劉汝珍即是劉汝明的胞弟，後來又劃歸劉汝明師。抗戰八年，轉戰浴血於抗日戰爭，後來也與劉汝明一樣，因彪炳戰功，逐次升級，擔任六十八軍軍長之職，成為將軍。他們兄弟二人，都是由最低下的小兵開始，以鎮定、機智、勇敢出生入死。對馮玉祥、蔣介石忠貞不二。效命疆場，視死如歸，直至退休。他們都是身經百戰，竟都能全身而退，壽至耄耋，實為天下奇事。人云：「瓦罐不離井上破，

將軍難免陣上亡。」他們兩位上陣打仗，都是身先士卒，不怕流血犧牲的將軍，能夠有這樣的善果，可謂福澤不淺。而劉氏一門，本為寒微之家，出了兩位將軍，一時也為家鄉人口中傳說的佳話。

長子夭折夢女捶胸

劉汝明有老父託夢移靈之異，劉如珍也曾有奇夢怪徵！原來劉汝珍舉家遷來美加之後，就想到獨留台灣荒塚的長子骸骨，有意將他移來美國，以便於四時探訪祭祀。適三婿田長霖與劉棣華夫婦，因公去台灣，乃托他們就便揀金帶回美國安葬。公墓管理人員以田為外姓，不允遷辦。劉汝珍父子情深，立即親至台灣為之辦理。

是晚宿台灣旅邸，忽得一奇夢：他在睡夢中忽見一黑衣少女，走近他的床榻，竟向他當胸捶了一拳，口中還出聲道：「你還敢將他遷走嗎？」劉汝珍自夢中驚醒，不覺毛骨悚然。

他出身行伍，膽識過人，對怪力亂神，並不相信，至於獻花供果，慎終追遠，只是悼亡紀念而已。但夢中情形，歷歷在目，餘悸猶存。這一個針對他遷墳的夢，卻使他覺得蹊蹺。

原來其長子劉維原之葬地，鄰穴即為一十五、六歲夭折的少女，兩家在清明掃墓獻花之際，曾多次相遇。因而攀談相識，從此一家上墳，兩處獻花成為定例，二十多年來始終相守成規。劉汝珍此一怪夢，有若船過水無痕，查無實據，卻又似事出有因。於是重遷之念，從此打消。蓋其子若地下有知，應不寂寞，可以無恨。

母將辭世夢訪愛女

劉汝珍的五女兒劉棣芳，隨夫黃傑平卜居華府，在其母病重及葬後，也曾得怪夢，且一一徵驗，使其對心電感應，及人死有靈，深信不疑。

劉棣芳之母王新洲，於一九八六年去世。在八六年初之時，她已頻繁

進出醫院，病情十分嚴重了。劉棣芳於八六年二月去芝加哥探望母親，臨別時，母親囑她再去看她。劉棣芳遂於六月約加拿大的姊妹一起去看母親。其妹認為不如等七月放暑假時，可以帶同兒女全家去加州看望母親，且父親生日亦在七月，又可以為父親慶祝生日，一舉數得，豈非甚好！劉棣芳亦覺得是個好主意。

可當晚劉棣芳就夢見地下室牆角邊有個黑影，口中還直說好冷好冷。

劉棣芳直覺感到這黑影就是她母親，就說要為她洗澡，卻發現澡盆、臉盆，滿坑滿谷全都是砂土。醒來感到十分疑慮，打電話去加州詢問，姊姊告訴她母病嚴重。她立刻與加拿大妹妹相約提早去探母。妹妹卻以為七月就將到來，等九天無妨。可當晚劉棣芳又夢見了那黑影，黑影且對她說：「小五，我已出來看你兩次，我還見到你婆婆，她一切很好。」劉棣芳在姊妹中排行第五，家人暱稱她小五，

而其婆婆則已去世多年。當時她又看到一片紅樹林，中有小徑停一大車，其父旁坐繪畫，已繪就一雞——其母正是肖雞。醒來正是夜半，推醒枕邊人黃傑平，告訴異夢。遂不顧其妹，先行去加州探母。機場接她的表姐告訴她，母親平安，她才放心。

不料當晚母親又病發送醫。至次晚即去世了。噫！人生，人生，湯顯祖的牡丹亭，生魂死靈，豈果有其事耶？劉母去世不久，某夜劉棣芳又夢見其母親對她說：「不好了！你看看，到處都是螞蟻！」又見到一個棺材放在石灰模子裡，其母徘徊左右，說要去另找房子。她醒來又立刻打電話給加州的姊姊，他們聽了她的夢，都沉默不語。

原來他們已發現母親墳上出現許多螞蟻，正在設法消滅這些螞蟻。據說可能是平日送鮮花，供祭品招來的螞蟻。後經噴藥灑掃，才清理乾淨。所以至今劉棣芳對靈魂之說深信不疑

，而且她認為靈魂就是一個黑影。

劉家兩代三人的夢異，活靈活現。孔子不語怪力亂神，我也一向不信鬼神之說。我總覺得人死即如燈滅，從此在人間消失，無影無形，無所蹤跡。可自從聽了劉氏一家的奇夢，又令我疑惑鬼魂之說，是真有其事，是耶？非耶？人生不可知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豈能事事求證！

附記

這篇小文，大部分是劉汝珍將軍口述，及黃傑平與劉棣芳平日閒談所知。近日黃氏夫婦又應邀去大陸做訪問報導有關重慶直轄市十週年，青島奧運帆船比賽現場，及北京奧運會籌備情形等。期間有一位研究歷史的學人，特別在大陸的歷史紀念館調閱抗戰檔案，找出劉汝珍指揮作戰的資料影印副本贈送給他們，得使這篇小文更加真切完善，是為記。

二〇〇七年八、廿八於華府